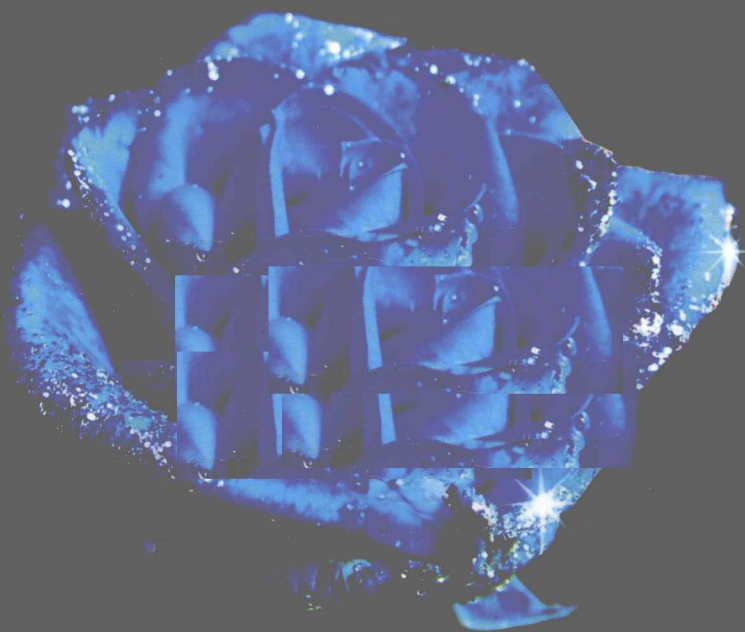


什么见鬼的日久生情、一见钟情，那些过去的事永远都不会完美未来（以后）才最重要



大眾文學出版社

奢侈

shechi

折火一夏\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奢侈/折火一夏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 - 7 - 80240 - 591 - 2

I. ①奢… II. ①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402 号

书 名：奢 侈

作 者：折火一夏

责任编辑：郝永伟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65060478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30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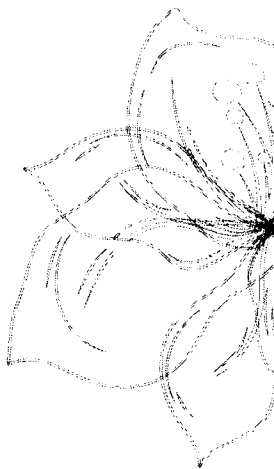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8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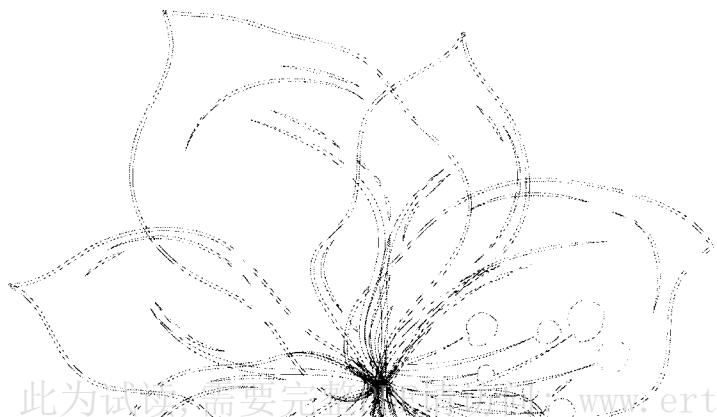
第 一 章	旧人归来	1
第 二 章	今夕何夕	11
第 三 章	重聚一堂	20
第 四 章	前尘往事	29
第 五 章	现世安稳	38
第 六 章	表里不一	47
第 七 章	暗流涌动	58
第 八 章	阴晴不定	67
第 九 章	风波乍起	76
第 十 章	谁是谁非	85
第十一章	难得糊涂	94
第十二章	投石探路	103
第十三章	偏离轨迹	111
第十四章	身心疲惫	119
第十五章	狭路相逢	128
第十六章	迷雾重重	138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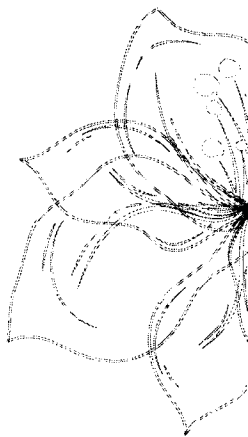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过往云烟	147
第十八章	江水东流	155
第十九章	灯火阑珊	164
第二十章	佳期如梦	172
第二十一章	山穷水尽	181
第二十二章	分道扬镳	190
第二十三章	追悔莫及	199
第二十四章	柳暗花明	207
第二十五章	口是心非	216
第二十六章	顺水推舟	225
第二十七章	举棋不定	234
第二十八章	拨云见日	242
第二十九章	之子于归	253
第三十章	岁月静好	264
番外	周可容	275
番外	习睿辰	294



第一章 旧人归来



聂染青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就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她原来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亲身体会一把打击小三打得让其落荒而逃的快感，没想到真的让她碰到了，而且结果还很让她满意，至少她自己回味无穷。

两周前，在大剧院有场大腕云集、星光璀璨的话剧，票是很早就订好的，由于姚蜜临时有急事，但聂染青很喜欢里面的某女星，自己一个人去又没意思，于是缠着习进南跟她一起去看。坐在台下的时候，聂染青指着台上那位明艳动人的美人对习进南说：“我喜欢的就是她，她演戏演得非常好！”

习进南当时支着个胳膊昏昏欲睡，随口就答了个“嗯”。

聂染青推推他，满目憧憬地说：“你不是有位娱乐圈的朋友吗？能不能给我搞到一张签名？”

习进南不知是困的还是真听进去了，反正当时点了点头。

她这话也就是随口说说，没指望习进南会去帮她要。没想到大前天晚上，习进南回家后，竟然真的把一张很华丽的签名扔在桌子上，虽然表情就像是交差一样，但是聂染青还是受宠若惊，于是很高兴地去给他放了洗澡水。

她本以为这样就完了，结果今天上午，那位美丽的女明星却屈尊降贵地打过电话来。

聂染青说不惊讶是假的，于是欢欣雀跃地听她继续往下说。

电话里的美女声音柔柔的，但却很有点儿趾高气扬的意味，不过好像又想装得谦逊，于是聂染青就听到她这么说：“聂小姐，今天下午我要跟你见一面……好吗？”

那最后两个字是她停顿了三秒后才加上去的，于是聂染青在心里悄悄把曾经对习进南夸奖她的那句话抹去了。

不过，聂染青实在想不出跟她能有什么交集，只是听她继续往下说。

那美女却不说了，固执地等着这边的回话。

聂染青见过的明星寥寥无几，现在人家都单独约她出来见面了，就算是鸿门宴，聂染青也觉得自己的偶像请吃饭，即使自己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也算荣幸啊，她能不答应吗？

两人定在一家私人会所见面，聂染青连进去都费了点儿周折——这里曲里拐弯，她不识得路，偏偏脑筋又不大好使，连服务员都忘记去请教。

明星就是明星，戴着墨镜都难掩气质，落个座都带着股香气。聂染青坐在座位上端着某时尚杂志看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大腕现实中的一面。

一袭紫衣罩身，白皙的脖子上有串璀璨夺目的钻石项链，流苏耳坠长短大小均宜。美女优雅一笑，声音柔到不可思议，“你的皮肤真白！”

这明明是夸人的，可是聂染青却很诡异地想到了她前不久看到的一则笑话：如果一个女人不漂亮，你就夸她身材好；如果身材不好，你就夸她有气质；如果她没气质，你就夸她可爱；如果她不可爱，你就夸她幽默；如果她不幽默，你就夸她有内涵。聂染青暗地里跟这里面的词语对照了半天，也不知道这皮肤真白能排到第几。

不过，一般来说，夸她这个年纪皮肤白的，聂染青只想到三个可能：一、她的皮肤真的很白，白到一定程度了，别人不夸都不行；二、美女的皮肤黑到一定程度了，就算她的皮肤是灰色也能对比成白色，但是这种可能性明显比较小；三、聂染青的外表也只有这个优点了。

聂染青想了想，自己差不多百分之那么一百是第三种，于是手在自己空无一物的耳垂上捏了一捏，笑道：“自然比不上许小姐漂亮。”

美女显然满意，口气温和了那么一点儿，话却很直截了当，“我想我来的意图也很明显了，我喜欢进南，我想和他在一起。”

美女嫣然一笑，惊艳全席，虽然全席只有两人。

这话真是直接，美女锐利地盯着她看，聂染青不知道要摆出什么表情才好。她其实很想镇定地说这很正常，但想想自己作为习进南的老婆这么说好像又不大合适，到最后就说了一个字，“嗯。”

美女脾气好像不大好，耐力好像也不怎么样，聂染青的那句模糊的“嗯”在她眼里就好像是示威一样，于是变得有点儿不耐烦，杏眼变成了圆形，“前两天，进南在电话里告诉我，其实你和他的关系不如众人眼中那么和谐，既然如此，你干吗还霸着他不放？”

她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于是聂染青很好脾气地等她继续。

美人又说：“聂染青，两年前你把习进南当成救命稻草，你不觉得这样对不起进南？”

聂染青手一顿，这，她都知道？

美人继续说：“聂染青，你和进南并不合适，所以……”

她还没说完，聂染青一口茶“没忍住”，喷了对面花一样的脸。

美女立刻愠怒，脸青一阵白一阵，变得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滴茶水还唯恐天下不乱地顺着她的尖下巴滑了下来，搞得聂染青有那么一点儿不好意思，刚想道歉，美女却狠狠地瞪着她，修长的手指直指她的脑门，绿玉般的美甲已经在她的皮肤上留了个小纪念，声音依旧是很好听，但却不够悦耳，“你！”

聂染青想也没想，一把就把她的手打下来，毫不客气地说：“我我我，我什么我？我就是故意的，怎样？你这些表白的话亲自去对习进南说比对我说有效得多。敢指着我说话，你还不够格！还有，我不吃醋不代表我就是吃素的，你现在还是气质端庄地出去为妙，继续这么没礼貌没教养，你就不怕我有针孔摄像机？”

美女姣好的面容狠狠一变，最终心有不甘地拂袖而去。

其实聂染青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遗憾，那明星的段数实在是低了点儿，连刺激她的话都没说，按照电视里和小说里的桥段，她应该回顾一下她和习进南在一起的那些事才对，这样才更有打击力度。可惜这美女明显是智商和胸围不成正比，聂染青几句话她就气得甩手走人，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让聂染青想起了某撼树的蚍蜉。

晚上聂染青拖着姚蜜去喝粥的时候，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了她听。没想到姚蜜一张嘴比她更毒舌，“你说小三不合格，你这正房就达标了？我看你俩结婚就跟玩儿似的，冒出个不成器的小三你反倒觉得高兴了。结婚两年连习进南是做什么的你都不问，你问问他又怎么了？他是你老公，这些东西你不问还打算让谁去问？”

聂染青一边喝粥一边含糊不清地答：“难得糊涂嘛，我问那么详细干吗，他又不会害我。”

“这叫促进夫妻和谐懂不懂？”

“不懂！”

“聂染青！”姚蜜快被她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逼疯了，“你再这么做，不怕他变成第二个陆沛？”

聂染青一滞，接着镇定地喝粥，“蜜子，我觉得你以后嫁人了肯定是个贤妻良母。”

姚蜜自知说错话了，此刻也跟着转移话题，“怎么说？”

“你的话跟我妈有一拼了。”

“……”姚蜜咬牙切齿，“聂染青，你就是个怪胎，人家小三找到你头上你还这么有雅兴损我。”

聂染青笑，“现在是新时代，成天哭哭啼啼的多不合适，小三找来就找来呗，习进南没做什么就行了。”

姚蜜看着聂染青把碗里的粥往右搅了两圈，又往左搅了两圈，然后在中间画了一道线，看着白色的粥缓慢愈合，然后再画一道，直到看得不耐烦，“诡辩。你怎么知道习进南什么都没做？”

“许谈前天打电话给习进南的时候，我在一边啊！”

“真是晕，合着你俩合伙蒙人啊！”

聂染青确实是不知习进南的底细。自打她两年前在一片艳羡声中嫁给习进南，到现在除了知道他家里人很开明，事业也还行，人品也凑合之外，具体的别人问她她也答不上来，也难怪姚蜜会一脸怒其不争的模样。

不过她对这些也确实没什么非要知道的执念，他不说她也懒得问。有次她偶然看到媒体上报道他心思缜密、头脑灵活、商业眼光极好，聂染青当时一晒，媒体采访了一下就知道了这么多，她嫁给他一年多也没发现他这些优点，除了

喜欢拿人开涮以及偶尔挑剔，还有性格很温和，别的一概有待挖掘。

于是下结论：她看人的眼光，从小到大就没好过。

等聂染青回家的时候，习进南已经是一身藏青色睡衣，坐在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见她回来，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懒懒地问：“约见偶像，感想怎样？”

聂染青把鞋子踢到角落就不再管，直接闭着眼扑进沙发里，慢悠悠地说：“还行，人家手指尖都戳到我脑门了。”听到习进南轻笑，聂染青却忽然想起一个问题，睁开眼，目光灼灼，“对了，她是怎么弄到你电话的？”

“电话很容易就能弄到好吧，当初你的电话我不也很容易弄到了。”

“得了吧，说得你多神通广大似的。”

习进南回过头看了看电视上跌宕起伏的股票曲线，忽然笑了下，又转头看她，“你不觉得她跟你很像？”

聂染青嗤一声，“我有她那么……漂亮吗？”

习进南故作惊讶，“这么有自知之明，真是难得。”

其实聂染青是想说，她有许谈那么幼稚又专横跋扈吗？但是转念一想，她有时候也确实挺幼稚，但是她没想到自嘲一把反倒被承认，于是恨恨地说，“习进南，今天下午许谈管你叫进南的时候，我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

习进南一笑，“你吃醋了？”

“切，我虽然不漂亮，起码也算大度贤惠好吧。”

习进南再次笑出来，“算。为表现你的贤惠，后天跟我去个生日宴会吧。”

“谁的？”

“郑伯的。”

“私人宴会？”

“公共的。”

“为什么我也要要去？”

习进南挑挑眉，“难道你想让许谈去？”

“……”

夜路走多了，连三公分高的鞋子都能崴脚，时机要是到了，连去个宴会都能遇见故人。

聂染青正无聊地捧着个酒杯，打算透过它看看这个奇特的世界，结果发现

果然很奇特。

十米远的地方，站着个人，一个故人。

聂染青眯着眼睛看过去，觉得这情景万分的熟悉又万分的陌生。陆沛很悠闲地站在那里，眉目间依旧是熟悉的自信，妥帖的衣服，和煦的笑意，捏着个盛了小半杯暗红色液体的酒杯，正和对面的美女相谈甚欢。

他本来就少年老成，两年不见，更添成熟。眉目清朗神采奕奕，不过看起来好像比原来好像缺了点儿什么。聂染青仔细一看，才发现他鼻梁上的眼镜已经不翼而飞，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真正大“黑”于天下。

聂染青忽然就想起了台湾小说里出镜率极高的那句话，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陆沛此刻怕是早就被灭了。只可惜，她的目光只能是像杀人，又偏偏杀不死人。

她心有不甘地瞪着他手里的玻璃物品，很恶劣地想，要是红酒能撒出来，那她也不枉此行了。

只可惜，这概率实在是低了点儿。

倒是旁边一个清凉如水的声音响起，“怎么了？”

聂染青一偏头，这才发现自己正紧紧掐着习进南的手指尖。她低呼一声，赶紧松手，夺目的灯光下，她能看清他的手指上有一个淡淡的红印正慢慢地浮上来。

十指连心啊，难为他还能忍这么久，聂染青有点儿赧颜，“不好意思啊！”

习进南倒是不以为然，收回手随口问：“想什么呢？魂不守舍的，这么快就累了？”

聂染青扯扯嘴角，“还行吧。”

聂染青原来还一直想象着和陆沛再见的场景，说不定是当着聂染兮的面一个耳光甩上去，或者是轰轰烈烈地找个楼顶威胁着跳下去，再不济就是像当时那样在一千人前号啕大哭一顿，总之表情肯定是丰富的，但是现在当陆沛真正朝这边从容走过来的时候，聂染青脸部却有如面瘫一般一动不动，沉着冷静得连自己都惊奇。

其实聂染青有那么一瞬倒是看了看天花板上大大的吊顶水晶灯。她希冀着老天能听见她的祈祷，牺牲几块玻璃和电极管把他直接砸进地狱。

不过事实证明，她没什么诚意地临时抱佛脚并没什么作用，何况陆沛身上

还带着家传的避邪玉。聂染青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迈过来，步幅姿态翩翩有礼，一副佳公子模样地在他们面前站定，脸上还挂着很标准的笑容，“染青，进南。”

陆沛的声音时隔三年再次响起，聂染青却因为他的一句“染青”搞得嘴角不自觉地抽搐。

习进南带着清浅的笑，跟他碰了碰杯，问：“聂染兮没来？”

“嗯，她说时差没倒过来，正在家里睡觉。”

“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晚上。”

“在英国怎么样？”

“还行，就是天气差了点儿，回来后这边天天晴天，都有点儿难以置信。”

聂染青听着这俩人一问一答，自己正无聊地看着天花板，忽然听到陆沛好像是在跟她说话，“最近上课，忙吗？”

她收回视线，嘴角再次扯出个弧度，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还——行——吧。”

习进南轻笑，脸颊有隐隐的酒窝闪现，忽然伸出手，旁若无人般捏了捏她的脸颊，“你一晚上就这三个字说得频率最高。”

聂染青很淑女地继续保持着微笑，只觉得脊背直得都过了头。

好不容易等到陆沛离开，聂染青觉得自己的脸都快笑僵了。想想两个曾经谈婚论嫁的人现在如此亲和又陌生地交谈，聂染青觉得这要有多诡异就有多诡异。后来他们去拜见习进南口中的前市长郑志明，祝福的词汇照样是寿比南山健康永远，信手拈来的话一般都很难让人感动，尤其是前市长在十句话内咳嗽了两次以后，这些话更显得苍白。等聂染青礼仪周到地挽着习进南离开的时候，她心里有点儿难受，于是使劲揪着习进南的袖子说：“我就看不下去老人生病的样子，感觉很不好受。”

习进南远远看着郑家长子扶着郑伯父去了休息室，这才说：“其实我也不好受。我小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头发还是黑的呢，现在都满脸皱纹了。他最近身体很不好，肺部好像有问题，每两天就要去一趟医院。”

聂染青说：“既然如此，这次他大寿为什么要开这么大，多费事，还伤心神。我刚刚还听见他的孙女说呢，说这生日宴会一点儿也不好玩儿。”

习进南本来有点儿出神，此刻听她这么说却突然笑出声。他轻轻摇着手里的酒杯子，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声音低沉，甚至还带了点儿幸灾乐祸，“是不好玩儿，还是玩儿不好？”

聂染青愣了愣，明白过来他指的是刚刚陆沛那件事，立刻伸手去掐他的腰，却被他早有防备地轻轻躲开，动作不大，并未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聂染青恨恨地看着他，他却牵着她的手径直往前方走去。

当时聂染青和陆沛的事闹得轰轰烈烈，凡是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过习进南对这件事究竟了解多少，聂染青并不清楚。他没问过，她也没提过。聂染青对习进南的过去基本算是毫无知晓，习进南对她的过去也是不闻不问。姚蜜对他俩的婚姻一直保持非暴力不同意态度，她认为他俩的结合最般配的地方，就是两人都是怪胎，真不知道这婚结了干吗！

宴会上有不少的熟人，习进南拖着她又去见了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聂染青对其中有个叫楚尘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眼睛漆黑、明亮，但是头发却很黄，在人群里格外打眼。习进南曾经告诉过她那是天生的，可是聂染青还是对他的头发保持很浓烈的兴趣。她一直盯着人家的头发看，直到把楚尘看得不自在，表情很怪异地问她：“我头发怎么了么？”

习进南抿了口酒插话，“没什么，就是觉得你那一头毛黄得太过分了，就跟痞子似的。”

楚尘夸张地叫：“喂喂，习进南，不带你这样的，什么毛啊，我这可是天生的，你有么？”

习进南微微一笑：“唔，原来天生就是一痞子。”

“我说，人不能太那个啥了，你最近赚了钱，在口舌上就要让着点儿，这叫平衡。”

“没觉得。”

“跟你说了也是白说。你看看嫂子，往这一站，那叫端庄。”

聂染青笑吟吟地说：“楚尘，你看看那边那个美女，像不像你姐姐楚冰？”

楚尘骇然转头，什么都没发现，一回头，正看见聂染青咬着唇笑，于是咬牙说，“得，我不跟你俩置气。”语罢拂袖而去。

他一走，聂染青像长了狗鼻子一样在习进南身上闻，还一边问：“最近又赚钱了？”

习进南被她搞得莫名其妙，“嗯，赚了一小笔，你干吗？”

聂染青站直身体，拂了拂裙边往前走，轻飘飘留下一句话，“怪不得刚刚一直闻到一股臭味儿，原来是孔方兄的味儿。”

习进南哭笑不得，聂染青一向睚眦必报。

聂染青觉得站得有点儿累，正打算找个座位休息一下，习进南却忽然说：“走吧，我们回家。”

她其实也巴不得回家，依言被他牵着走，顺便说：“怎么这么早？”

习进南的话一向干脆简洁，惜字如金，这次也不例外，“累了。”

就俩字，真是吝啬得要死。聂染青无语，跟在他后面，还是忍不住看了眼身后，没想到却正对上陆沛的眼。他很平淡地看过来，如果就这样也罢了，接着他竟然对她微微一笑！

那笑容真是百分百璀璨，堪比大厅吊顶的灯光。聂染青倒吸一口气，脚下顿了顿，身体又被向前拉，差点儿摔倒。

他俩回到窗明几净的家，聂染青一脑袋就扎进了柔软的沙发里，鞋子踢到地上，花了很长时间弄的头发被她压成一对枯草样。聂染青顺手拔下一支卡子，重重地呼出一口气，“累死了。”

习进南对她的动作司空见惯，对她前面说还行后面就说累死了也是司空见惯。聂染青支着脑袋看他有条不紊地脱下那革履，再是那西装，再摘掉领带，然后是手表，接着是优雅转身，进了卧室去洗澡。

他对她习以为常，她对他也是一样。出门前是衣冠楚楚，进了家就是衣冠禽兽。不过如果禽兽也有级别的话，那习进南是比较高级的那种。不管他多么晚回家，都能做到有理有洁，理的是衣服，洁的是身体，其他的都统统往后滚。

习进南这个人，笑的时候那叫面如冠玉，一脸春色；不笑的时候那叫一脸包公，还带着疏离。他不说话的时候就让人心慌，脸沉下来的时候更是可怕，所幸他平时总是很温和很无害的模样，还勉强算是环保无毒生物一枚。

自两年前嫁给习进南，聂染青的生活重心就开始转移。聂染青觉得自己从小到大似乎一直都是三点一线，学校、家，然后就是商场。偶尔散步，还是在自家小区里。她上高中的时候还想着等有了工作，自己赚了钱，就和陆沛一起去环游世界。这个想法在她脑子里盘旋了一中午，兴奋得她午睡都没睡好，想

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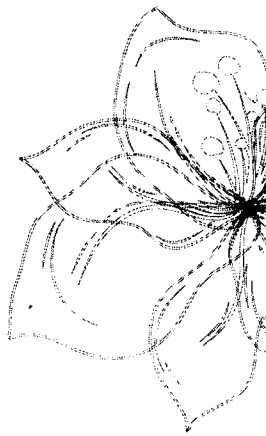
SHECHI

侈

不到现在工作了，照样还是学校、家、商场这三个地方。

人生总是出离既定轨道。聂染青想，她从出生来二十年间从没想过自己会嫁给除了陆沛以外的其他人，这不也还是嫁了，而且还是闪电结婚。

第二章 今夕何夕



聂染青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长很长，长到她觉得几乎包括了她和陆沛从小到大所有的回忆。她梦见自己黏着陆沛去学校，去商店，去爬山，直到陆沛忍无可忍躲进了男厕所；她梦见自己成功挤掉聂染兮，和陆沛去了电影院；她还梦见高考成绩下来后，陆沛告诉她他想报自动化，而她想和他继续一个班，于是瞒着所有的大人和陆沛报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专业；她还梦见自己对陆沛说，陆沛，为什么我会对你这么死心塌地？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结果陆沛笑得狡猾，眼中却是温暖，他抱着她，在她唇边低低地笑，和煦如阳光的声音响起来，她听见他说，我就是要让你对我死心塌地，这样你就跑不了了。

梦里的场景十足地美好，聂染青却在睡梦里出了一层一层的冷汗，并且不断地摇头。她大口呼吸，就像是在无声地呼喊。她在昏昏沉沉间手拼命乱抓，隐约听到有人低哼一声，接着她感到有人在轻轻拍打她的面颊。聂染青觉得口干舌燥，猛地清醒过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梦，大舒了一口气。

床头的灯光亮着，习进南坐在她身边，漆黑的眸子很清明。他沉沉地看着她，伸过手摸摸她的额头，柔声问：“做噩梦了？”

聂染青下意识地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习进南见她平静下来，下了床去

聂染青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一抬头，习进南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他背着光，目光深深浅浅，看不真切。她看了看床头上的闹钟，上面已经堪堪指向了三点，聂染青有点儿愧疚，“吵醒你了。”

“没事。”

聂染青张张口，想说点儿什么东西，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接着灯被关掉，窗帘挡住外面的喧嚣与光亮，聂染青重新躺下来，努力培养睡眠，可惜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思怪想，最后自己弄得自己头昏脑涨，睁着眼眼皮发酸，闭上眼又觉得神经“突突”地跳，脑子里就像有根线在尽最大限度地拽着，就是放松不下来。

早晨的时候习进南醒了，聂染青晕乎乎地趴在床上不肯动弹，裹上被子又闭上眼，嘟囔了一句：“早饭你去做吧，我困。”

习进南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今天没课？”

“双周，不上。”聂染青觉得眼睛酸涩又肿胀，声音都跟着低了下去。

她本来只是说说，本打算再在床上腻上十分钟就起床去做早餐的，结果习进南却真的去做了。

聂染青觉得最近习进南反常地好脾气。

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围着围裙忙碌的习进南。他低头切菜时，眉目沉静，侧脸俊美，清晨的阳光洒进来，习进南站在厨房里，甚至带了点儿金色。这个情景并不常见，聂染青心中居然莫名地涌起了某种温暖。

聂染青看着他，歪着头问：“习进南，你从哪里学来的做饭？”

习进南并不抬头，反问她：“这种东西还用学吗？”

聂染青无语，望向天花板，吐出两个字，“自恋。”

结婚前聂染青曾经恶补过烹饪班，虽然烹饪课上学到的东西大多数在婚后并没有用到。习进南在吃饭这方面的习惯怪异得很，他在家的时候很少说饭不好吃，除非她做得糊了或者实在难以下咽。但是他去了外面却是挑剔得很，有次聂染青和他出去吃饭，习进南面对着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皱了皱眉，那天聂染青心里并不舒畅，看到这儿不禁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难伺候，酒店也就不用做了。”

习进南淡淡地看了她一眼，说：“要是酒店里做得都像家里那种水平，那它